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「雙減」救救孩子

2021年中國國務院出台的「雙減政策」，主要針對基礎教育入面「校內作業」和「校外培訓」的雙重負擔。內地的講法是「義務教育」，就是初中以前的學習。

其實「雙減」關係到國家的長遠發展，萬萬不可輕視。筆者接觸過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的一些年輕小夫妻，他們縱使經濟許可，也較多為了小孩將來的教育問題而不敢多生，甚至選擇「二人世界」終老算了。現時舉世主要經濟發達國家都遇上出生率下降的大難題，嚴重者甚至有亡國滅種之憂！法國、日本等都已敲響了警鐘！據人口學的「基本法」，每對夫妻平均要生育2.1個小孩才可以長保國家夠人用。為什麼不是兩個就夠？那要預計彌補天折之類的損耗。

想起兩件舊事，值得一談。

許多年前有緣拜讀某香港著名美女作家的一篇雜文，文中暢談她由小到大的大人都廝身於激烈競爭的體態。

上幼稚園後有更多時間離家在校，先不說學習，第一場競爭是爭取老師的寵愛。上了小學要考試測驗，分數有差異，於是爭取各科目和總成績的名次成了新的戰場。中學以後，漂亮女孩開始有異性追求，又多了爭風吃醋這一門科目。學業與感情，起碼要爭到畢業（哪怕是大學還是中學）。投身社會後，個人事業又成為新戰場。然後要結婚成家，愛人的儀表、財

富、社會地位又要再戰三百回合。做了媽媽之後，再有小孩之間的競爭，那顯然是自己走了20年以來的舊路，又要重新「輪迴」……

這短文實在有趣，看來還有其「階級特性」！這些畢生與人爭奪這個那個的女士，較多出中產以上的家庭，並就讀於此間著名的女子中學。筆者上的中學是所男校，學生來源也比較「草根」，少數富家子弟都比較低調而不炫富。據筆者粗略的觀察，年輕家長要添加小孩「課內作業和課外培訓」負擔的，較多是媽媽而不是爸爸。

香港形成這樣的社會風氣、婦女界精英有這許多偏狹的思想，足證人總是不免受到身處的時空影響。最令筆者扼腕慨嘆，是聽說有個小女孩被家中長輩安排一個人上兩家幼稚園，早上去甲校、下午去乙校。幼童的生活，如同成人世界「一人打兩份工」那麼苦楚。報載這個小可憐對上學和寫作業討厭到了發脾氣拋擲作業簿的地步！故事只講到這裏，筆者不知這個可憐女的後續發展。

而最驚嚇的，卻是她的家庭背景！媽媽是執業西醫，外婆是幼稚園校長！香港的學前教育全部交由私人企業營運，這樣的奇女子做校長，若不「雙減」，小孩還有生路嗎？

語言學界前輩劉鎮發老師，曾經這樣開玩笑：「若要詛咒人，大可祝願他來生投胎到香港，又再從學前教育受折磨到長大成人！」劉公發叔實在太幽默了！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香港人，請憑良心說話！

最近本港新冠疫情之嚴重幾達世界之冠，確診人數每天維持2至3萬多宗，至今已有數千人離世，令人悲痛。

港人活在水深火熱中，當大家都惶恐不安，醫護忙得心力交瘁人前流淚之時，中央派大批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前來馳援，令港人在黑夜中得見曙光。痛恨的是有小撮人不懂心存感恩，還大肆抹黑侮辱，令人齒冷，理應受大眾責備！

印象最深的是數個醫學組織，代表的醫生竟公然抨擊內地馳援的醫護不懂英文、和慣用英語的港醫難以配合、增加他們的工作量、容易出錯等等謬論！要知道說的人都是講中文的香港人！想問：醫治是用語文的嗎？只有英文能治病？以你們的超級英語能力，救了多少確診者？你們認識這群拋下家人冒險來救港的專業醫生嗎？他們要每天工作多少時間？知道人家的背景嗎？聽過鍾南山的英語訪問嗎？中國14億人的成功抗疫，不就是用中文的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非凡的長者

「翻版阿甘」。

福賈·辛格，英國人，1911年出生在印度，童年時曾無法正常發育，一度被醫生認為他甚至不能走路。然而，許多許多年過去後，他成了世界上最年長的馬拉松跑者。《阿甘正傳》照進了現實。

辛格2000年第一次參加馬拉松比賽時，已經89歲了。在第一次訓練前，他一直以為馬拉松是26公里，而不是26英里（即42公里）。發現這個錯誤後，他並沒有動搖，只是更專注地投入訓練。第二次馬拉松比賽，他成績比第一次提高了1小時。他前後一共參加過6次倫敦馬拉松比賽，最終成績為5小時40分鐘。這顯然對一個90多歲的人來說頗不尋常，因為在全世界大多數的馬拉松比賽中，根本就沒有這種年齡段的參賽者。

89歲挑戰馬拉松並不算完，辛格100歲時再次開啟了進階模式——他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了安大略大師協會田徑比賽，並在一天內打破了他所在年齡組的8項紀錄，其中有幾項紀錄甚至優於更年輕的組別。儘管在2013年即辛格102歲時，他退出了所有比賽。但直到今天，福賈·辛格的名字仍然是後輩人靈感與動力的不竭之泉。

安德烈修女和福賈·辛格，他們不僅是與眾不同的人瑞，更是能照亮別人和鼓舞世間的人瑞，這讓他們從「非凡的長命」升級成了「非凡的長者」。

漫長的歲月贈與了這位超級人瑞許多非凡的經歷，比如她最「稀鬆平常」的生活之一是收法國總統的親筆信——就好像她前不久剛收到馬克龍親手書寫的2022年新年祝福，而馬克龍則是第18位給她寫親筆信的法國總統。

安德烈修女直到100歲時還在工作，並非常樂於幫助養老院裏的人們。而她最近的一次刷屏大新聞是她去年初時以117歲高齡戰勝了新冠病毒。彼時，疫苗剛剛生產，法國的接種人口還不足3%。安德烈修女所居住的安老院爆發群聚感染，88人中81人確診11人死亡。安德烈修女同樣未接種疫苗且確診，但她神奇地戰勝了瘟疫，就如同她1918年戰勝西班牙大流感一樣。安老院的負責人告訴人們，患病期間，安德烈修女一直很平靜，她說她對病毒未感到恐懼，因為她不怕死亡，她說要把疫苗留給更有需要的人。這讓許多恐慌的人們感動之餘，更得到慰藉並重拾信心。

另一位非凡的長者，被稱為



人生感觸處 童心

荷里活廣場

從慈雲山的家到荷里活廣場，搭小巴不超過10分鐘，一路上兜兜轉轉地看風景：法藏寺的靜默闍莊，東華三院屬下幾個醫療機構的喧囂忙碌，龍鳳街零零散散的雜貨店，鳴鳳街上開了70多年的小電器行，鳳德道上遙望鳳德公園的綠意……它們逐一出現在我的視野，再急速退去，甚或一閃而過，我的心中會格外踏實。有相當長一段時間，我習慣把與友人相約地定在荷里活廣場，不僅僅因為荷里活廣場的proximity，更因為可以收穫這份短暫的「踏實」，往往會為與友人的碰面進行從容和欣悅的鋪墊。

下了小巴，進入荷里活廣場之前，必定要經過港鐵站。港鐵鑽石山站的C出口，像是卡通片裏多啦A夢的魔袋，當人們從裏面「鑽」出來，看見人頭攢動、熙來攘往，難免會有些茫然無措卻又帶著些許的新奇，即便你日日從這裏出入，倘若有心，依然會發現日日不同的風景：長長的扶手梯，引你的目光一點點上移，Hollywood幾個字似乎一直堅守着「洋氣」的底色，但鑲嵌在字體周圍的裝飾燈，會在不同節日通過顏色變幻，生出不同的背景圖案，聖誕節的雪人、農曆新年的利是封，頗具匠心。

右手邊，幾家日本的連鎖服裝店，門面簡潔大氣，夏天時，不少中學生模樣的人進進出出，細薄的棉料、日式風格的設計，令線條凸落有致，正合少年少女的愛美之意，而到了冬季，中年人便多了起來，畢竟，厚重的冬裝用時不多，經濟實惠乃持家之道。

扶手梯左側，有兩家甜品店，其中一家以綠茶著稱，常常大排長龍。我一般和朋友約在這裏碰面。特別是港鐵屯馬線開通後，鑽石山站作為換乘站更加方便，人流也更旺。荷里活廣場前面的這塊空地，永遠站滿了赴約的人。當然，每到周末，經驗豐富的工人姐姐們總會利用廣場的角落，用硬紙殼鋪在地上打牌或是圍擋起來，在細小但自由的空間裏與家人視頻，情話綿綿。疫情前，即便這樣的「佔道」會讓通往志蓮淨苑或是龍蟠苑的人行道更加逼仄，但人們多半會丟去理解的目光；疫情後，理解的目光日漸稀少，厭惡的表情多了起來。而事實上，疫情反反覆覆，口罩背後的面孔已然看不清楚，那些眼神，也多半帶著疲憊，乃至麻木。

這兩年，荷里活廣場裏面的店家，關了又開，來來去去。起初，我和友人還會在裏面的咖啡館或是角落裏的敏華冰室喝點東西；後來，改在書店裏大聲地說話。再如今，在荷里活廣場前的空地上匆匆一見，然後分別。荷里活廣場於是也冷清下來。昨日，我從荷里活廣場步行回家，鳳德公園的樹靜謐如舊，我有些恍惚：這風景究竟陌生還是熟悉？

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虎山拚搏 愛在瘟疫

愛情，自古至今是重要主題；愛的真諦，有謂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……不輕易發怒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；愛是凡事包容、凡事相信、凡事盼望、凡事忍耐，永不止息。情愛永恒，既是承諾、忠貞、守候，更是甘苦與共，患難相扶；愛情或平淡，卻生死不渝。

東瑞寫散文、微型小說，筆下不少浪漫感人的篇章，令人難忘。例如《那棵許願樹》裏，描述了一對中年夫妻生死不渝的愛情故事，情節動人力量；小說結尾的畫面，呼應開首，再出現那棵許願樹，那樹像燃燒着一團火焰，象徵了愛的火焰永不止息，即使夫妻兩人陰陽阻隔，未可相擁傾訴，卻仍能感受到彼此的情愛，只需意會，無需言傳，無聲勝有聲，愛情更恒久深沉。

原來他很多愛情故事的靈感，來自本身的傳奇遭遇。東瑞自述與另一半情緣，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追求瑞芬了，他倆愛情成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結果於八十年代，開花於九十年代。回看他筆下寫成的一本本愛情主題之散文、小小說，樸實簡潔而純情；當中真似有不少見瑞芬美麗靈動的情影！

雙瑞情比金堅，用彼此的生命，拚搏虎山行，雙雙攜手為文化事業獻心力，拚搏出一道彩虹，精彩亮麗，盡顯「夫妻同心，其利斷金」之愛情力量，早在文壇傳為佳話！

新冠病毒早於2020年初在香港爆發，農曆新年前夕人人要戴口罩過日子。3月間我拜訪東瑞博客，喜見他寫了以疫情為題之新作，取材自香港時地人，反映出疫境社會下市民的生活苦況，非常有共鳴，令人追看。果然，東瑞勤於筆耕，欲罷不能，愈寫愈多，創意豐盈，更別具深意地窺探大時代瘟疫的蔓延，把題材擴散到全世界。兩年來寫了70多篇，瑞芬選錄了63篇，銳意出版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，東瑞新書以幽默詼諧的筆調，寫實地描述了疫境下眾生的悲喜，哭笑，面對病毒和死亡之百態、悲情，反映出樂觀積極、奮力抗疫，意志、信心、互助、大愛，讀之令人反思人性多面、感悟生命可貴。

文字像有神力，是療傷的佳品，疫情兩年多，人人悲情，嘆坐困愁城，如今甚至或面對封城之苦，於我，即想起錢老金句：城內的人想走出去。因為通往遠方的城門被封鎖了，最好乖乖留下，勿讓內心被因瘟疫圍城，而是在書頁間自由奔馳，展開不一樣的眼界，愛仍在人心間，祝福！



許願樹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肖中良

酒味客家

歷史上，客家人長期生活在封閉的大山深處，交通閉塞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俗文化。酒文化也是別具韻味的。喝過客家水酒的人，那金黃的顏色、甜香的醇味，一定會難以忘懷，或許會油然而發「日飲三碗黃薑酒，不辭長做客家人」的感慨。

傳統中的客家人不管男女老幼都喜歡水酒。一般農家一年四季都飲自釀水酒。逢是他們平時交際待客的必需品，至於逢年過節、喜慶壽誕，那種捋袖猜拳、推杯換盞的樣子更是司空見慣。

除夕之夜，客家人的年夜飯也離不開酒。開飯前，長輩會講上幾句過年的吉利話，還要先給祖先餚酒，將酒灑於地，然後才開始吃飯。飯間，同一土樓同一家族或同一廳堂吃飯的十幾戶幾十戶兄弟子叔，要過桌到其他桌去餚酒敬酒，讓各家各戶都能互相品嚐到別人的水酒。此時此刻，同處一個大土樓中的伯叔兄弟姻戚，一年中所有的親情撫愛或偶有的睚眦怨怒，都化為濃郁和諧的客家味，皆溶解在醇厚的酒香中。

客家人的熱情好客是出了名的。如果你在正月到土樓人家做客，一座圍樓或方樓裏，十幾二十戶人家的親戚朋友圍坐在一起，幾張桌子連起來排成長長的酒席，每家每戶都拿出好菜和一把精緻的錫酒壺，每次喝到大碗見底後再由各家酒壺主人懇動地親自斟酒，直到輪完為止，這叫「嗜酒」。哪怕他的酒再香再濃，主人斟酒時都會客套地說「我的酒是水一般」或「我這裏的水很近」。

這個人多嗎？偶爾有人的酒酸澀變味，主人也得點到為止讓客人意思一口，方顯熱情的待客禮數，客人也得說「好酒好酒」，然後委婉推辭。偶也有主人過分熱情或刁鑽的，野蠻勸酒，如半脅迫半開玩笑說「不喝就摘帽子來裝」或「再不喝酒淋頭上了」，此時，老實的客人只得乖乖就範，捨命陪君子而出盡洋相，精滑的客人則往往會鬧得主客不歡而散。

「嗜酒」之後，會酒的高手，就再把各家好酒攪來，主客之間觥籌交錯，你來我往，或猜拳劃令，或一觴一詠，酒後真言，推心置腹，吵吵嚷嚷，暢快幽情，直喝到興趣盎然，一醉方休，甚或天昏地暗，暈暈乎頹然而臥。不過，不勝酒力的平庸之輩，早在「嗜酒」過程中就紅光滿面，藉口溜之大吉了。

客家水酒，恬淡爽口，但酒力持久，回味無窮。客家的婦女尤善釀酒。其盛行一是客家人山泉水清澈甘甜，釀出的酒味美香濃，為任何紅黃類酒所莫及；二是釀造簡便，家家戶戶都可以自釀。其製作方法是：將糯米洗淨浸透，置飯鉢內蒸熟後，倒至簸箕上攤冷到一定程度，然後盛入罈中，將「酒餅」（即酒麴）研磨磨碎，用冷開水淋撒糯米飯上拌勻，中央挖一「酒井」，並用棉布之類把酒罈覆蓋，包裹嚴實加以保溫（根據當時氣溫來包裹），一般「對時來娘」——也就是在24小時左右即可見酒井中有「酒娘」滲出（未兌水的米酒就叫酒娘，是酒之精華），若將「酒娘」置於陰涼處保存，越陳越香，經年不壞。舀「酒娘」於錫製壺中，兌水燉開，俗稱「水酒」，其特點是醇厚自然，不加酒精，老少皆宜。享用者都用大碗，無不稱快。

客家人幾乎所有的喜慶筵席都叫酒席，辦筵席請客俗稱「做酒」，這是很獨特的酒文化現象。古人云：「無酒不成禮」、「無酒不成歡」，可見酒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特別

是在各種禮儀交際、聚會合眾中，充當了重要的角色。他們乾脆把聚宴待賓之宴會叫「做酒」或「請酒」，充分說明酒在各宴席中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客家各地的酒宴十分廣泛，遍及各種喜慶活動中，這種酒宴一般以酒宴的內容來稱為「某某酒」，比如婚嫁中有「訂婚酒」、「討親酒」；小孩出生之日要做「十二朝酒」，半月要「吃薑酒」，滿月做「滿月酒」，周歲要做「生日酒」；老人過生日要做「做壽酒」。還有「畢業酒」、「完工酒」、「拜師酒」、「出師酒」、「上樑酒」、「圓屋酒」等等，名目繁多，不勝枚舉。這種「做酒」活動自然不僅僅是飲酒活動，實際上多是菜餚豐盛的筵席，然而卻被冠以「酒」的名稱，可見酒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尊的。

客家人以酒為禮盛行。在閩西的鄉村，酒不僅用在喜慶筵席之上，而且是非常普遍的禮品。在他們的各種「送禮」賀喜、禮尚往來活動中，酒往往充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有些地方結婚時男家內親要送豬肉、魚、雞、酒、鏡屏等物來祝賀婚事，這些禮物用扁擔挑來，俗稱「酒擔」。酒一般用小酒罈裝着，置於「酒擔」兩頭，一般由男方的男勇挑來，外甥要遠遠地去接「酒擔」，並放鞭炮。

結婚之前，男方要向女方送一定數量的肉、魚、三牲，酒自然更不可少，但有時直接送糯米，由女方自行釀酒。還有如孩子出生，父親須備閩公雞一隻、酒一壺、鞭炮一掛前往岳父家報喜，俗稱「報薑酒」，娘家則反送雞、蛋、酒等，俗稱「送薑酒」。

朋友，你若有機會到閩西客家來做客，熱情好客的客家人，一定會讓你品嚐醇香的客家米酒，讓你品味濃濃的客家酒文化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懸念（二）

懸念是為了設疑而存在的。倘若一個懸疑故事沒有結尾，或者結尾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令人感到意外，我們就會失望。甚至嚴重一點，還會有點憤怒。

不過，這並不意味著受眾對於懸念和結果之間的一致性要求很高。真實的情況是，我們對於最初的那個懸念是否得到解答並不十分關心。這個故事需要的不是要給出一個與主題一致的結果，而是只要給出一個結果，這個結果又足夠合理那就行了。

很多故事都是在懸念產生之後就離題萬里。故事開頭作為死亡的那個懸念並未開啟關於事件的回溯，而是僅僅作為一個開端，令主人公被迫走上逃亡之路。又在逃亡當中，故事進入別個的懸念，開頭的那個事件很快就被我們遺忘了（《西北偏北》）。於是，結果就變成了這樣——儘管受眾因為懸念才來關注故事，可是一旦進入故事當中，好奇心就會轉移。

為了故事的延續性，我們甚至拋棄了死者，成為一個健忘而沒有主見的人。據我所知，很多大眾遇上詐騙就是這種心理，明明已經損失

了一小筆錢，並且產生了巨大的懷疑，可是當對方前來行騙的時候，我們還會抱着僥倖和萬一的心態完成那一紙虛假的口頭合同。其實，無非是不甘心罷了。人對於完整性的追求遠遠比我們想像的強烈很多。顯然，這就是導致開頭懸念被淡忘的原因。所以，我們不只喜歡有頭有尾的阿加莎和柯南道爾，還喜歡常常跑題的希區柯克。

希區柯克是另一種懸念。在他的《後窗》、《愛德華醫生》和《西北偏北》當中，開頭的設疑有時會得到解答，有時則不會。即便他圍繞着這個懸念設定情節，其後情節也是獨立的。希區柯克的懸疑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激發好奇心。他的故事從來沒有什麼必然性。倘若我們說美式偵偵故事必然要抓住兇手，阿加莎和柯南道爾一定要解說案情的話，希區柯克的懸疑是毫無目標的。他的懸疑從來就只有推理，而不見個人。整個故事當中基本沒有什麼不斷出現的嫌疑犯，只有一兩個早已沒有確定為兇手的主角。這個主角和觀眾一樣無知無覺。直到最後，隨着劇情自然向前發展，他才知曉一切。希區柯克常說，演員就

像驢子，得趕着往前走。他的故事角色也是驢子，是被迫行動的。

這種懸疑因為是徹底的未知數，於是它的不穩定就激發出各種完全未知和不可想像的懸念，我們的不安全感一直都在，這就強迫我們必須看下去。可以說，觀眾是被徹底地精神控制了。而希區柯克的電影確實也在討論精神問題。他的話題經常圍繞着某種疾病（《西北偏北》、《愛德華醫生》），令故事如入夢境。

所以，阿加莎和柯南道爾是傳統的，儘管他們的兇手也代表一種未知。但兇手其實優於他人，直到另一個優於他的人出現（偵探），他就走下神壇。故事在這時會戛然而止，沒有人會去關心一個被關進監獄裏無法作惡的人。希區柯克卻不一樣，他的主角或許並沒有什麼動機，他的行動往往是他在無意識當中完成的。無論是逃亡（《西北偏北》），還是分不清夢境和現實（《愛德華醫生》），他們從來都不是自己的主人。這種純粹向前的線性敘事，令希區柯克成為某種精神分析的大師。承認了無意識以及神秘的力量。這令他的作品罩上了一層本雅明的光暈。